

胭脂的下落

董子惠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胭脂的下落

崔子愿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胭脂的下落/崔子恩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 1

ISBN 7 - 222 - 04922 - 3

I. 胭... II. 崔...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9345 号

责任编辑: 王绍来 朱海涛

责任印制: 施建国

封面设计: 胡元青

书 名	胭脂的下落
作 者	崔子恩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 peoplespace. net
E-mail	rmszbs@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16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排 版	云南天元彩色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厂
书 号	ISBN 7 - 222 - 04922 - 3
定 价	24.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自序

这是我的第9本小说。屈指计算，远远比不上爱侣和性伴的数目，而且永远比不上。真是文学的悲哀呀！

如果要寻找平抚悲哀的力量，就需要重新估量文学对性与爱的价值。

天秤一：我的爱侣中有几个是因为读我的小说而疯狂地爱上我，我的性伴中又有多少是在读过我的小说之后而渴望我的身体，我用送书的方式电倒过几多懵懂少年，又有谁是因为仰慕我的所谓“美文”而美化了我，主动投怀送抱？

天秤二：我的读者中，有多少人因此没有去跳楼自杀，有多少人从此告别了寂寞人生？

统计学的成果表明，文学家的情爱性爱机缘有70%与文学有关。靠文学去色诱美丽少年，一方面镜见的是自己的丑陋、衰朽，另一方面也可以鉴定出自己的情欲比读者更澎湃。

在文学的悲哀背后，掩映着生态的蓬勃。文学，就文学下去罢。

目 录

自序	1
童话是一种乡愁	1
用目光刺激心灵有 13 种以上的方式	9
关于初恋	23
男男男女女女	57
老师吃饼薄如纸	92
胭脂的下落	103
旧约	113
小博的丑角登场	162
哎呀呀，去哺乳	187
夜景	212
仓惶逃遁与良机与梦想	227
舅舅的人间烟火	241
我爱史大勃	250
岁月：对酒当歌	261
花腔女高音	299
公路短片	312
妹妹的头发	315
穿旗袍的妈妈	323

童话是一种乡愁

我童年的大部份时光已化作一场大雪，封冻了方城东方偏北的三角城。三角城很小，据说步行就可以沿主街从东走到西，再沿副街从西走到东，只用半天时间。我却一直以为它很大，从来不敢从靠近火车站的老宅向西走得太远。火车轨道纵横交错，闪着比冰雪还亮的寒光。南来北往的列车喷吐着白灿灿的蒸汽，鸣响着粗犷有力的咽喉，将天南地北的人物运来再运走。谁也不能担保那些陌生旅客中间是否隐藏着一个背灰白色帆布口袋、穿黑色棉袍、有三络黑胡须的老头儿。据说他手中掌握着一种白色粉末。它粘在他的掌心。看中那个独自在街上玩耍的小孩子就拍上一掌。像被施了魔法，那个小孩子就会乖乖地跟他走，从此下落不明。

在大风卷雪的街上，我戴着小羊羔皮制成两只长帽耳的飞行帽，望着烟雪凄迷的西方。走几步，便仿佛看见一个人影隐隐约约地迎面而来。街上阒无一人，除去他和我。我折回头就往家中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眼球中不间断地出现那个灰色身影朝我狂扑过来的画面。愈接近东方我胆子愈大，对那个影子的幻想也就愈形大胆：很显然，他原本是背对着我漂浮前行。也许是闻到了我的味道，才猛一转身向我扑来。不过，他有些老态龙钟，跑起来有点像

飘，只是比飘慢得多，几乎是干用劲不移动。他的三络胡须上也许还粘着霜雪，反正不再像传说中那么油黑锃亮。帆布口袋失去了颜色，干干瘪瘪的。看上去，他已经好久没有拍到可口的嫩孩子啦，饿得骨瘦如柴。

春天的时候，土街上一洼一洼浸润着刚刚溶化的雪水。我把那段历史告诉姐姐。她严肃地警告我，不许一个人到街上去玩。还讲了更多的关于小孩子被拍被拐、被卖或被吃掉的知识。我望着阳光下夹护在两行老榆树间的街道，手足俱凉彻。

不过，只要我面朝东、向东方的街道看，无论是寂静的春日午后，还是下着小雨夹雪的秋天早晨，都从未产生过噩梦似的联想。东方是爸爸上班去下班回的方向，是妈妈买菜去买菜归的方向，是大姐姐上学和放学的方向。他们来来往往，穿着四季应时很舒服很漂亮的衣裳。没有什么恐怖和罪恶可以从那个方向来或往那个方向去。于是，我经常跑到铁路医院的大院子里挖荠菜，捉昆虫，到凉亭上乘凉，还接受那些穿白色罩衣的大人的抚摸。他们都呼叫我的小名儿。他们都是爸爸的同事。有一次，我还勇不可挡地提着一个小饭盒闯进坐满大孩子的课堂，径直走到姐姐的座位旁边给她送去没来得及吃的午饭。记得站在讲台上的是一位烫着披肩卷发的女老师，长得挺干净。她被我的闯入惊呆在讲台上，起初有些无可奈何，随后又笑了。我的姐姐赫然坐在人海之上。她是焦点。焦点四周的一切脸孔都在我记忆中渐次模糊了。那时，老师在我心中的地位，当然远在我的姐姐之下。

后来我发觉，自己在某些领域是十分得心应手毫无畏缩的。到铁路员工俱乐部去看电影看演出，只要唤一声韩叔叔，看门的高大小伙子就含笑放我进去。不过，我讨厌摊到楼下座席正对楼上头排

的那些位置。它们的上方会悬吊着无数双恶作剧式的小眼睛。有人时会不时撒下一把葵花籽壳，或者吐下一小口一小口的痰唾。那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压迫。黑暗中，舞台或银幕上进行着另一个世界的生活，谁会头上顶着一朵唾沫仰起脖子冲楼上高声质问，谁是罪犯？在剧场中，找座位的时候，我总是提心吊胆，生怕被安置在观赏物和观众的双重辐射之间。

我年小体小，对世界抱着怯懦的忍让和宽容。时间以上课铃声或者以火车的进站和启发为标志。它很像上帝的旨意，神秘而冷静，不容违抗。我常常站在月台上，迎接准时或误时到来的列车将爸爸或者探望外婆归来的妈妈放下。有时，是同父母一起踏上开往圆城的列车。年轻时候，妈妈住在那里。尔今，外婆住在那里，也许还有外公和爷爷的坟墓。时间是一种马达般的力量。我们的生命，就是它的燃料。

渐渐长高起来。每天背起书包去上学。每天提着篮子去买杂货。东半城方圆数里，落满了我的小脚印。有时候，也会去西部。但那里不属于铁路部门管辖，那里的人不享有一年两次免费乘坐火车的特权，那里的小学也没有铁小这么气派和明亮。

有一个又疯又傻的哑巴男孩，穿得又脏又破，整天沿着主街从东往西跑过去，再沿着副街从西部向东部哇哇叫着跑过来。他比我大。我害怕他。有些男孩比我小，但他们敢用石块远远地投向他，还模仿他可笑的样子，哇哇叫着跟着他跑。我觉得他好可怜。妈妈说，他家住在那叫四方台的小站。他喜欢大一些的城市，总是坐火车来到三角城的月台上，从月台跑到城中心，再从城中心跑到火车站。据说他有父有母，但没人管顾他。没人管束，没有上学读书，没有人问他的温饱，他也没有死。他与同代人一起长大，一起成

熟，一起变老，由“小哑巴”变成了“老哑巴”。

东方的概念，很有节制很有弹性地在扩大。我可以走到粮库街的一位同学家去。他善良温和宽厚，已像一个成年的、有妻室儿女的男人。我们保持着相当持久的平淡自然的友谊，直至时光的清水不声不响地流过我们之间的距离，将我们分开。对于我，他和他的家，是东方的东部边境。再往东便是有禾苗和林带的郊原。它们披着一片我不熟悉的天空。像小孩儿钻进被窝用手电筒偷偷看心爱的故事书，原野时时将它的秘密透过城的边缘泄露给我。东方的东方是他的家。他家的东方是蒙在天空的被子中痴痴阅读童话图书的平野。平野的东方是初升的太阳，火红火红。太阳的东方，是上帝和天使居住的天堂。

我行行止止于天堂的西方，常常为灾殃为黑暗为幻想和死亡感到阵阵恐惧、阵阵凄凉或阴绵绵的惆怅。与它们接壤的，是少年独有的宁静和超验的超然物外。这，被一层纯净透明的薄膜裹在中间，像个气泡，在心中浮浮飘飘。没有人能与我分享它内部虚无所有而又饱满任达的情思灵旨，包括我最亲近的妈妈和姐姐。

一群又脏又赖的男孩子，一眼便看穿了我隐蔽于生命渊漠中的懦弱和恐惧。他们意志昂扬地等在路边，像一群阴沉着脸孔的小柴狗，从上学和放学的人流中拣选出我的身影，严肃地扑上来，拉住我的书包，拉住我的衣襟，拉住我的裤腿。他们不弄疼我，不咬伤我，不撕碎我吃掉我。庄严地甚至愤怒地抓住我，让我挣扎，再放我逃脱。也许，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为我的存在和出现而感到庄严、感到愤怒，他们带着对自身的疑惑把影子消隐在路边的一小排院墙中，就此时而有形时而无形地守候在我人生的必经之路上。东方失去了和平与安宁。每次经过那一小段东方之路，我都提心吊胆地想

使自己的目光和脸孔成为一位优秀的演员。他要在旁若无人、漠不关心和轻松自如而不趾高气扬之间把握好最佳表演分寸，以便不激怒他们，以便突破他们身体或阴影的封锁线时，如入无人之境。

我居住在天堂的西方。每天向东方做重复性的行走，都会有一群小恶魔守候在固定不变的路段上，不伤害我的肉体，只以迫害我的精神甚至灵魂为主题。他们与我身边同行的人们有一种天然的默契或共谋。我没有侵犯他们，只不过迈着类似他们的步伐，便激怒了他们的直觉，刺痛了他们的本能。这也许是我的一项原命。我生来便是竖在人界上的一块异端之石。无论是春天还是冬天。无论是幼年还是成年。我认定这是一种天命。旨令的出处，或许来自于太阳的东方。

有一天，我与右邻的玩伴一同向西，进入了西方世界一座百货商店。我想寻求一只彩色的气球，让它浮标般悬浮在我的童年之上。在正门厅，那个小哑巴哇哇叫着冲过来，对着我的脸便扇出一个十分齜齜的耳光。他一向被小于他的孩子嘲骂，追逐，唾笑，投石棍以击打。然而，在西部一块百物玲珑的地界，他灵敏地嗅出一种异味。他像那群路旁恶魔一样从万人中提取出我，当作他肮脏手掌的暴力对象。

一旦受到妈妈的责骂，我便独自一人躲在木板房里抽泣。那些带着厚树皮的木板条和乌黑的煤粉，从来都不动声色。离家出走，成为一个无人管无物束的流浪儿，始终是我的理想。街上有自由。可是自由与风险始终相伴而戏。况且，我的自由之街上，将会充满比我的自由深重得多的呼唤。那将是妈妈疯狂的寻找，痛苦和哭声。我不敢为幼小的理想承担母亲悲剧的压力。于是我哭，用一种悲悼自由的极度委屈和报复母爱压迫的双重动机。

纯洁而高贵，受苦受难而听凭命运摆布无力反抗的童话主人公，在泪光化成的马槽中诞生了。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仅仅是为了保持或显现童真，在4岁之前必须夭亡或消失在漫天大雾中，永远不再露面，像我那位从未与我相见的4岁小哥一样。最早的也是最大的不幸在于，他们总是被掌握在别人手里。那些掌管他们命运的人大多是心地恶毒贪财好色的舅父，偏疼亲子而虐待继子的母后，心思过于机巧的兄长，或者凶禽猛兽。那些支离不全的童话里，阳光总是只有一束。黑暗浩瀚无边。儿童贩子，拦路的群魔，手掌肮脏的小哑巴，讥笑过我的玩伴，板着面孔处罚我时的妈妈，打过姐姐的大男孩，小辉的白发老奶奶，统统被我划归到黑暗之中。只是在如何处理妈妈的位置时，我有些犹豫难决。确定无疑的是，她总是走到那束阳光中，无论脸上有无笑容。我一直不明白我犯了怎样的过错竟招致她毫不留情的处罚。成年后，妈妈告诉我，我不听话，太倔强了。我太倔强。太倔强的人要为这力量付出太多的代价。

我太倔强。我宁愿在数九寒天躲在木板房里。冬天的木板房里，冷风习习。我幻想着眼泪结成冰柱挂在我的脸上，回心转意的妈妈恰巧在冰柱结成的时刻推开透着雪光的木板房门，为委屈了我而找个藉口命令我回到炉火正红的大房子里。可是，这一幻想从未变成过事实。每一年，每一次，都是我哭得倦了站得累了被空气抱得直发抖，难以用肉身支持坚定的意志把悲剧主角扮演到底。我收藏起那种执着。我揩干眼泪，装做因少不更事而太快地忘记了不幸和屈辱，找到一件玩具当道具或佯作去找那可以当道具的玩具而进入大房子。就此，成人势力的胜利和我的退缩被一种戏剧的方式模糊了。不过，这种模糊很短暂，短暂得在退缩动作刚刚完成的时

候，我已成年。

我因自幼向成人势力缴出童年的玩具，将它出卖为人间戏剧的道具而丧失了留在童年的资格。我被押进了大人们长城般的队伍。这支队伍在朝着太阳向东走。它走得愈快，就愈是使太阳接近黄昏，使人间接接近黑夜。我东张西望，伺机逃脱，逃回街上有人贩子、木板房中有冷风和煤粉的三角城。是光明，使人贩子那灰白色帆布口袋在他的黑色背影上格外醒目，并使它所引起的恐怖格外锐利。是温暖，使木板房子中的冬天显得格外交严谨慎格外交无情。当我不必那么痛彻心神地面对恐惧和痛苦时，事实该告诉我的不是成长和成熟的宽慰，而是光明的减弱，心温和体温的降低。我们在悄然走向黑暗，走近死亡。但是，我们却为瞬息的、姿势丑陋的享乐而举行了无数个祭典：先是祭献了我们的纯洁，继而便只好把罪恶和堕落也当成了祭品。

付出童年的代价，我成为一个可以任意向南向北、任意朝东朝西走的“走”之动作的囚徒。我时时模糊了泪眼，望向我的家园。我用一种本能的方式，拒绝作一粒种子。我耽于童年复活的幻觉。我担心，倘若有一天我的童年复活而归，像耶稣复活来见他的弟子，而我已有了后代，只好由后代来接续那份童年。我耽溺于这种情结，并为此注定成为终生没有后代的人。

我发现了自身的一种才能。我把它用来将成年之身塑造成童话本身。我只是扮演其中某个弱小的举着一束燃烧火柴的角色，被冻死在冬天里。我在我的才能中注满乡愁。我的家乡仍旧是那座三角小城，只用半天时间就可以步行着沿主街从东走到西，再沿副街从西走到东。但是，这一次它成了私人童话之城。每一个人，每一件物，每一线光亮，每一阵车声人语，每一只小鸟，每一个死亡的故

事，每一列穿城而过载满过客的列车，都被私人童话的文本所笼括，都成为一种慰藉乡愁的意念和手段。

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很冷很冷的小城，有一个小男孩离开有火炉的家，从西方向着东方行走。东方的天空有太阳。太阳的东方是天堂。东方的地上有一座成年人为少年人开办的学校。途中，他经过额头上画着红色十字架的医院。他知道，他的爸爸在十字架的下方，正在为一些鲜血淋漓的肢体施行西方式的手术。火车驶过的声音遥遥传来。他被一群小小的恶魔纠缠住，正是在十字架的下方。他们笑他，骂他，揪他，扯他，仅仅因为他出现的方式与公众、与习俗有所不同。他跌倒在尘埃中。死前的一刻，他说：童话会使我们一同复活。

用目光刺击心灵有 13 种以上的方式

1

高谈阔论有时能掩饰临别聚会的隐密内幕。我高谈阔论：城市人口最擅长运用的，不是四肢，不是大脑，不是灵魂，而是目光。这是我流徙日久，穿梭于国与国城与城之后对现代城市人的现代发现。“看”正在同“阅读”分居，心与脑正在发生分歧。“看”往往不再意味着感受和接纳。意味着什么呐。也许是摒绝，也许是应付，也许是射击子弹之类的杀伤物质，朝向人物、走兽、草木甚至上帝。

近几年，我居留过的城市，人的目光形状总是与城池形状呈几何配置。三角城的人，目光方正不阿。圆城人的目光和眼形呈现为阴险狡诈的三角形。方城人则目光乖巧圆滑，善于利用方圆百里的物事事端，使自己的生活在—己私利的小圈子中打转转。

裴勇说：城市与站立的人呈垂直与被垂直的关系，与平躺的人成平行关系，与人的欲念则永远相倾斜。正直的人必须时时克制汹涌的欲望，端正它，涵养它。水平主义的人只须紧紧地腹贴或脊贴城市的地表，与其一同风水轮转便可高枕无忧。人的一个当代主题

是，顺城市还是反城市。人类有两种文化时态，即城市文化和旷野文化。现代人正在背弃荒原，把城市作为文化的集散地。人们到城里赶集，卖或买，文化是货物。

我说：大家一齐制造流行货色，以期吸引最大数额的目光。看客们以“看”过最多的时货为满足。空虚与填塞，是“看”主题的延伸。

姜波说：人根据道德倾向而择居。堕落之徒喜欢民风质朴的城市，以期败坏民风。纯洁的人偏好到荒淫糜烂的都市中大开眼界，以资证皎皎易污。半吊子的人往往会走来荡去，东食西宿，八面风光。这种人既不善又不恶，既不美又不丑，在当代人数最多，最具有通俗色彩，最吃得开。我说：东方纯洁，所以西方人纷纷涌向东方。西方污秽（依某种官方说法），所以东方人大批大批向西移民，以求一尝禁脔。所谓东西交流，大抵是以俗恶为先导，流弊和流俗尽倾，方轮得到精华。裴勇说：东西合璧，是文化误读产生的幻象而已。驴唇对马嘴，可以作其写照。尤其形象鲜明的是，我们东方人一概西装革履地标榜着国粹。日本人在这方面更胜其他东方种裔一筹。有人在西方宣布上帝已死，东方就有人想重建巴比耳塔，并命名为“国际主义”。

发表上述议论时，我们三人刚刚从方城大学拿到三种学位：裴勇学士，我硕士，姜波博士。我们正准备依据国际主义的原理分配到外国去：姜波去洛杉矶，我去东京，裴勇去巴黎。为了博尔赫斯的缘故，裴勇原打算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可惜他对西班牙文一窍不通。我们都不愿意当某一国家的新兴文盲。我们的毕业走向与我们所习语文有直接关系与我们之间复杂的感情有间接关联。

持有三份相同的酱色护照，我们分别从三个领事馆取得了三种

入境签证。在方城著名的梧桐河畔，我们举行告别聚会。列席聚会的有：裴勇现任女友张小楚和姜波的“糟糠之妻”吴文英。我一直追慕的人和一直追慕我的人都在这里：我们将从这里起飞各奔东西。三男二女耸坐在一幢新竣工的酒楼上，仰望长天，俯瞰河水中城市的倒影，饮酒，作歌，回想。无意间，我们在走向国际之前，都在为生存过的国家空间（或者说是城市空间）作结。裴勇赤红着脸孔姜波铁青着面膛，争相控诉的是城市和人的白眼。我呐，我受人青眼的伤害，心灵伤痕累累。我说这话时，心意半真半假。

2

裴勇家族世居三角城。据说，他挺拔英朗的身材和面貌来源于世代乞讨的跋涉姿态。其实，现代城市中的经典乞丐，已无须跋涉，只要坐在教堂门口扮作单目或双目失明的样子，只要在地铁通道上垂下头发花白的头颅手中颠震一件金属器皿并器皿中的钢币，无须走街窜巷，也可日入千金。裴勇的身材和由水蛇腰所决定的步伐弹性与动律，显然归属于古典乞讨的行为方式。在我对他一见钟情而他对我既怜悯又无法通盘接受的那段时间里，我把他的祖先想象为乞丐王一类的人物。我认定他们一定既油嘴滑舌又擅长作出万分凄苦状态的沉默。我还认定，真正的一贫如洗和表演给人看的一贫如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前者拥有自闭式的自由、清洁和高高自诩，后者则在破衣烂衫和残缺的石碗作戏装道具的小前提下对半富不富或饱富之人不断发起喜剧性的进击。当然，在我转换了情感装置，在他左推右挡前防后护的异性爱手法节节获胜之后，我和他作了朋友。我见到了他的父亲。一个真正的乞丐之家改写了我和

关于另一种生活场域的全部看法（其实只是一些设想）。在此之前，我把乞讨与某种植物性能相对等。

在三角城漫长的冬季里，外面落满雪里面结满冰霜的空旷陋屋中，一只瓦盆中燃着草木的碳烬，碳烬中埋藏着几只半生不熟的白薯。环绕着屋中这惟一温暖焦点的人物先是长相酷似裴勇的裴勇的曾祖父及其兄弟（他们都正当青年，饥肠辘辘，性欲旺盛），继而他们溘然老去被酷似裴勇的裴勇祖父及其兄弟姊妹所叠置。姜波说，是光的散射性把一代人的年华散射尽了。火盆依旧，依旧是焦点。环绕焦点的人物已被裴勇的父亲、伯伯、叔叔、姑姑所换置，像一些同义词换掉了另一些用得太多的同义词。这种时候，裴勇已像一个透明的薄膜精灵一样隐藏在焦点之外，并且盯准了其中埋藏几个世纪依旧半生不熟的烤白薯。

裴勇在火盆边亮相时，霜雪的冬季之光体现得很寒冷，把他周围的事物处理得挺散漫，包括火盆与乞丐之家的彻底贫穷。裴勇成为我想像的焦点对象，他吃着另一个想象物：半生不熟的烤白薯。他在我的想象中像草木杂交的植物的样子，成长得相当神速。一旦进入方城大学一年级，他立刻从虚构场域进入现实场域。他格外吸引我的目光，可能恰恰起因于生物与生物的异类属性：我是吃动物的乳汁与卵长大的奶白色柔软的人，而他是吃草本植物块根长大的人，而他是吃草本植物块根长大的人。我的目光中充溢着温甜的乳性，而他的目光中闪烁着树汁的清澈与凉爽。毫无疑问，我像松鼠喜欢松树和松果一样喜爱上了他。

当年的方城，由于“同性爱”一词的输入，原本古老而淳朴的同性勾肩搭背双出双入的民风，几乎被那个译制来的命名吓退了，尤其在方城大学。从童年起，男童与男童女童与女童从不知身体与